

鸚鵡之死

小鸚鵡死了，昨天，距離給它寫的童話過稿剛剛五十天。過稿到發表還要等待漫長的幾個月，我答應它發表了給它換個更大的房子，我說閒下來會買一個玩具，自行車好像挺不錯，就怕它不會騎，最好的沁州黃小米今天剛剛送到，沒有點，它不願等了。世界上又少了一個晚上關燈跟我道晚安早上吵吵嚷嚷不讓我睡懶覺的小生靈，我大概是被詛咒了。

八年了，有人說已經是大限，但我不信。五十天，或許是某種病毒的潛伏期，或許是某位扛鐮刀的神仙趕路的时间。或者只因我不負責地給它沖了冷水澡，我不知道。

有人生性豁達，在任何葬禮上談笑風生。有人見多了死亡仍不承認死神可以為所欲為，他總要不妥協地追問：為什麼？他們一遍又一遍追問，而死亡不能向他們舉起鐮刀。你知道人是死在說出真相的夜裡，世界並不阻止人們尋求真相。你問得多了，未必得不到答案。

每個人都會見證死亡，人，動物，植物，許多事在那之後才能顯現。之前你司空見慣忘記了思考，準確的意義藏在時間的帷幕後面，你沒有調動心力去探尋。而我為小鸚鵡寫下生的故事時，還以為詛咒已被打破——簡單說，我以為不付什麼代價就瞭解了自由。

鸚鵡死了，我泡茶的時候還是習慣留下幾根茶葉喂它。它喜歡嚼綠茶，又硬又脆，毛尖、毛峰都好，毛條不行，太軟了沒有嚼勁。它是個識貨的鸚鵡。它將細長的茶葉銜在嘴裡，用胖胖的舌頭推著來回滑動，嘴巴像小老太太一樣快速蠕動，把茶葉嚼成碎末吞掉。或者嚼好了卻一口吐在食盒裡，得意地沖我叫一聲。「看見沒有？這就是本事！我不是要吃茶葉，只是隨便表演一下讓大家開心罷了。」

今年有點不一樣。或許是年紀問題，它的嘴巴沒有以前利落，咬不緊茶葉。但我照樣每次泡茶都扣下幾根來喂它，它也不客氣地照單全收——雖然全部滑落，一片都沒吃到。但這是遊戲時間，屬於它，也屬於我，我們不想讓它溜掉。

「小笨蛋，連茶葉都咬不住！」我揶揄它。

「噤噤啾！」它扭過頭去，沖我翻個白眼。逗你玩呢，它的意思是。或者是，再說就不理你啦。

茶葉東一片西一片散落在桌上，我驀然醒悟鸚鵡竟已離開我這麼多天。沒有人再對這個小把戲感興趣。茶葉被水氣浸濕變軟，像一條條垂死的魚，我卻只記得昨天的事。

我不能昧著良心說它住在我家是幸福的。實際上它是世界上最清苦的寵物鳥。別人家的鳥吃著各種各樣的零食，我從不敢給它買。每一家網店的評價都讓我心驚肉跳，花鳥市場我同樣不敢問

津。有毒的看起來很光鮮，他們毒害男人、女人和孩子，神奇的是，並不受多大懲罰。我只有儘量不相信誰。我只能選擇小黃米，這個不容易下毒，發霉也看得見。

這是跟我一起受苦的小鳥，我聊以自慰的只是沒喂過它毒食品，它比這個神奇國度的多數鳥兒活得長。這樣難免有些營養不良，我就給它煮雞蛋吃。蛋白蛋黃它都吃，只有一個條件：要吃我手上的。看見我吃水煮蛋它便雀躍地等著我來喂，假如把蛋黃拌在碗裡，它絕對看也不看。那些時候，它活像個兩三歲小孩，小孩子都喜歡這樣寓吃於樂。

沒想到這樣簡單的歡樂竟也被剝奪了。為了確保偉大戰役的勝利，當局連空氣都想封鎖，不管你去哪裡，總有一群一群的人圍著你要這個碼那個碼，檢測證明，上街許可證，權力印章……生性孤傲的我絕不要對著那些臭臉低聲下氣，這下連菜市場也去不了，只能在網店買菜。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網店賣的雞蛋竟有煮熟的。這給我造成了終生的心理陰影，以後在祖國買的所有蛋，不磕開看看我是絕不敢吃了——小鸚鵡於是再沒有水煮蛋吃。

這些爛事跟毒食品的功效一樣，給它造成了不可逆的損傷。最近一年，它時常抓不住棲檣，跟我玩耍時腳下打滑，翅膀撲騰好半天才勉強站穩。最初它很恐慌，嚇得尖叫，後來也就習慣了，常常不好意思地看著我。我只能跟它開玩笑，「好笨哦，你還是鸚鵡嗎？」

我一開玩笑，它就會扭過頭去，哼，擺出高傲的姿態，忘掉所有不好的事。它是一隻單純的小鳥，卻不簡單。它清楚地知道困住它的只是鐵籠，就這一點而言它比我的許多同胞聰明。它有時會暴

躁地啃咬籠子，憤怒地朝我喊叫，大有跟這個壓迫它的世界勢不兩立的態度。

可你生來就是囚鳥呀。這不是你能選擇的。然而我不能告訴它。真相太令人絕望，說出真相確實殘忍而沒有幫助。我只是含糊地一揮手，「別鬧了，誰不是關在籠子裡呢？」

它瞪著我，不認為我指的是窗欄。我指的是外面的大片空氣，那裡的鐵欄沒有誰看得見。

它在院子裡曬太陽的時候，許多鳥兒來向它示好。它是一隻非常漂亮的棕頭牡丹，即使只吃小米，早已吃不上雞蛋，它的毛色也柔和而豔麗，從棕色到金黃、黃色、綠色、翠綠，過渡得那麼流暢。朱紅的小嘴不笑的時候盡顯矜持。它不經意間也透著一股天生的憂鬱氣質，野鳥兒爭相跟它結交，那些麻雀、杜鵑、寒鴉和鴿子，都不如它好看，它們賣力地在籠子外跳舞，希望引得它青睞。

小鸚鵡木然地看著它們，我看到它臉上寫滿了悲傷。我不知該怎麼安慰它。我連自己都安慰不了。

瞧，它是只聰明的鸚鵡，它什麼也不說，也不做無用的抗爭了，表現得像個幸福而知足的鳥兒。但它跟許多同胞不同，區別就是它知道，他們不知道。

小鸚鵡死的那天中午，家裡特別亮，嚇了我一跳。外面狂風呼嘯，一場暴雨將至，我以為屋頂塌了。即使大晴天我家也從沒這麼明亮過。客廳門被風撞得哐哐作響，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鳥籠安穩地擺放在客廳角落的邊櫃上，鸚鵡一動不動地站著。

我是夜行動物，每天中午起床，鸚鵡都用它特有的語言向我熱情問好，我總會裝作不耐煩的樣子回應「好啦好啦」。這是我們倆

的默契，不管道早安還是晚安，或者它心情好時喊我一聲，我都回答「好啦好啦，知道了」，生活如此平靜，從來沒有改變。今天狂風大作它卻一動不動，像個木雕。不知來自何方的一束光照在它周圍，讓我感到莫名的恐慌。

我再去看它時，它正努力地想喝點水，而身子在不停發抖。我把它握在手心，撫摸它，從腦袋到尾巴。它半眯著眼，我更加憂心了。它從不老老實實讓我摸它，它素來是很有尊嚴的鸚鵡，現在卻像無助的嬰兒，在我的撫摩下睡著了。

我想它可能昨夜沒睡好，我想得了感冒或肺炎的鸚鵡需要保暖，就把它送回窩裡，扯了些草蓋住沒有頂的房子——房頂是它在年輕時的抗爭中掀掉的。

它從草葉間昂起腦袋，死死咬住頂上的鐵條，翅膀半張，一動不動。它要穿過籠子，飛上天空。

我確實有好幾次想過要放它出去，可是終究沒實現。它是人工孵化的，沒有親鳥教導，生存經驗為零。隨處可見的野貓是它逃不掉的敵人。即使僥倖逃過，它也不懂得去哪裡覓食，這裡沒有農田，沒有果園。這是一片荒唐的土地，拆了建，建了拆，除了鋼筋水泥就是斷壁殘垣。這是冷漠的土地，人們為了爭奪一口看起來比別人好的飯食而不擇手段，沒有人會好心幫助一隻迷途的小鳥。算了吧，待在籠子裡，反正沒有資格談論自由。「總比餓死強。」我對它說，「也沒人教你飛行，就跟我住在一起吧。」

「噤噤啾！」它歪著腦袋，不以為然。它認為我講了個很無聊的笑話，用這種矜持的態度表明它不感興趣，讓我自娛自樂算了。

鸚鵡眼神空洞，凝望天空，我想它是不行了，但我不相信。

直到一個小時以後我才明白，它真的離開了。離開了不得不棲身的囚籠，去了它渴望一輩子而從沒有說出口的地方，那一片純淨的藍天，屬於它的天堂。

一切彷彿發生在昨天，現在這裡只剩下一個空蕩蕩的鐵籠子，被啃得掉了漆。那是不甘心的小鸚鵡這些年來不屈不撓留下的印記。我拆下小房子和鞦韆，還有它每天用到的鍋碗瓢盆，跟它葬在一起。現在這裡只有一個廢棄的鐵籠子，隔著用來阻擋世界、圍困自我的鐵欄冷冷地盯著我，一言不發。那個嚮往自由的靈魂已經飛走了。

楊萬米

個人簡介

楊華，筆名楊萬米，自由撰稿人，《科幻世界·少年版》專欄作者。主要創作科幻小說、童話、散文。作品見諸《三聯生活周刊》、《人民周刊》、《讀友》、《少年文藝（江蘇）》、《兒童文學》、《科幻世界·少年版》等雜誌，出版有長篇科幻小說《少年、AI和狗》，曾獲新華網「風花雪月」散文大賽、「讀友杯」兒童文學、「大白鯨」幻想兒童文學、「溫泉杯」童話大賽等文學獎項。

得獎感言

他們說，人類一思考，誰誰就發笑。隨他們笑好了，門票都不買，好像我會在乎似的。

我通過觀察、思考、感悟而與整個世界連接在一起，我是萬事萬物的一部分。我想別的人其實一樣。每一件事都會在人生中留下印記，區別只是有的人不會說，有的人不想說，餘下的則用笑臉欺騙自己——倘若成功，倒值得恭喜。

短評

劉克襄

一隻只適合飼養於戶內的寵物鸚鵡，彷彿親人般被疼愛和憐惜。生活裡的一舉一動，被描繪得活靈活現。很少人可以把動物的感情，尤其是肢體語言有限的鳥類，處理得如此迷人。更精彩的是，還有一個疫情的大背景，這個親密互動的故事遂展現了愈加有趣的內涵。

在封城下，作者何嘗不是一隻囚鳥，關在社會主義制度的鳥籠裡，無法享受生命的自由。但外頭的世界又如何，作者透過小鸚鵡的死生，不斷地自我反思和辯證，讓單純的飼養出現各種層次的豁達意義。